

中国当代艺术大家

ZhongGuoDangDaiYiShuDaJia

2010推荐艺术家

侯一民	4
林蘭子	17
范 曾	33
潘公凯	49
龙 瑞	57

前 言

世人皆知，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中国文化是具有浓郁的诗性气质的文化。诗意地栖居是多数中国文人追寻的梦想，而描绘可游、可居的诗意国度则是中国艺术家神往的境界。

中国艺术精神没有人格的高尚便没有登堂入室的资格。这种精神就是王国维先生所说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的精神，是一种清浊不同流的精神，是一种正直无畏的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强调顺应自然。

真正的、名副其实的艺术家大都是在热切地想像中体验自己的感情生活，惟其能把感情升华才能给人类留下这么多杰作。感情无论多么强烈，如果没有理性的沉淀与制约，那最终也无法使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换言之，艺术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之外还有一个“爱”，这爱绝不是庸俗的，而是热烈的、真诚的、高尚的、忘我的！

本书辑录的以侯一民先生为代表的几位艺术大家，他们正是以人格的高尚、精神的充盈、炽烈的挚爱、艺术的精湛向世人呈现了中国文化的诗性气质和“天人合一”的人文精神。他们的作品极具真实情感的原创性和面貌迥异的个性特征，真乃是“家家抱荆山之玉，个个掌灵蛇之珠”，展现了一道绚丽文化景观。

中国文联副主席冯远先生提出：“中国画是中国文化艺术的名片，也是中华民族的艺术瑰宝和具有人类文化价值的艺术样式”。本书将遵循此宗旨，传播本国、本民族优秀的、深厚的、主流的文化精神，为创建和谐社会、和谐文化，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要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

大家書畫

中石



我和我的革命历史画

文/侯一民



编者按：侯一民先生是中国第二代油画家的杰出代表。他18岁加入中共地下党，投身革命。早年师从徐悲鸿、吴作人先生，上世纪50年代献身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创作，60年代以大型壁画《六亿神州尽舜尧》、油画巨制《刘少奇与安源矿工》等作品见重于画坛。80年代，创建中央美术学院壁画系，并主持中央美术学院领导工作，晚年更以饱满旺盛的创作精力、丰富的手段材料与想象力，为全国各项公共艺术创制了数量惊人的作品，举办了两次中国画及雕塑作品展。侯一民先生的作品，笔力雄健、造型扎实、色彩凝重，擅长把握人物众多的大场面，风格大气，融汇中西，在中国现代画坛具有不可取代的地位和声望。

本书刊登的是“侯一民革命历史画与相关素

材文献展”中的四幅重量级作品。展览以展示现实主义绘画创作为特点，围绕《青年地下工作者》、《跨过鸭绿江》、《刘少奇与安源矿工》、《毛主席与安源矿工》等几幅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把与之相关的素材，变体写生、速写、战地摄影、创作小稿，包括解放前地下党革命活动的档案资料一一展示在观众面前，使观众沉浸在历史的氛围之中，得以体验作者对生活的真实感受，从中追寻作者的创作历程。

我们综合整理了侯先生与这四幅作品相关的文章和谈话，言语诙谐，却语重心长，表达了老一辈艺术家对当代中国美术发展的关切和对青年美术家的期望，饱含深情，意义深长，值得我们深思。同时又选择了侯先生的一些早期作品，以飨读者。

青年地下工作者 300cm × 200cm 1957年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画过的四幅油画：《青年地下工作者》、《跨过鸭绿江》、《刘少奇与安源矿工》、《毛主席与安源矿工》，反映了革命年代的几段历史。因为这几幅历史画，让我在“文革”中遭尽了罪，差点送了命。现在，这些画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但是，近来国家启动历史画创作工程，许多画家又在画历史画，一些朋友对我过去创作的这几幅历史画产生了兴趣。那么就借此谈谈想法，请大家研究研究，这样画历史画对不对头。

一、关于《青年地下工作者》

《青年地下工作者》是我1957年在马克西莫夫

油画训练班结业时的创作。它是我在解放前曾经经历过的一段斗争生活的回忆。北京解放前，在白色恐怖的环境里，为了反对法西斯统治，为了中国的解放，我和我的朋友们曾前赴后继地战斗过。我经历了亲人的入狱、战友的死难，在我18岁的时候，作为北平艺专中共地下党的支部书记，又亲历了当时的一切，在斗争中懂得了人生的意义。我们做地下工作时时常画些漫画、刻印传单……，那时并没有想到以后会画这幅画。但这幅《青年地下工作者》也许能说明我的“历史画”是怎么画出来的。



二、关于《跨过鸭绿江》

1950年，我作为《人民日报》特邀记者到了朝鲜前线，用“战地速写”这种形式向国内作报道，到过38军、50军和一个俘虏营，那年我20岁。

1957年我为军事博物馆画过一幅《跨过鸭绿江》，可是，这幅画在“文革”中不知丢到哪里去了。

多少年来，我总怀念着当年与我同行的战友和在前沿相识的战士，老想着他们是否平安地回到了祖国，还是已埋骨青山。我更忘不掉那转瞬间被炸死在我眼前的朝鲜母亲，忘不掉在已化作灰烬的自家屋前朝鲜老人那种呆滞的目光。在风雪交加的大山中漆黑一片，车灯闪处却见无数身穿白色衣裙的朝鲜妇女在为志愿军清理雪路……

临津江的渡口被打烂的军车累叠如小山，星光、水光、敌机的照明弹，烘托出站在“小山”上指挥军车夜渡的女兵身影……

孤儿的嚎啕，战地的尸臭，“斗莫！巴雷卡加！”（同志！快走！）的呼唤……这一切那么刻骨铭心。

我一直想重新画这幅画，至今我还珍藏着当年的写生、画稿和拍下的照片。不过重画的时候，又犹豫了。50年过去了，时过境迁，一切已不再是当年。现在时代变了，和美国、南韩都是“伙伴”了，可是，我放不下对牺牲在那里的37万中华儿女、成千上万善良的朝鲜母亲和孤儿的一片眷恋。就算是一份过了时的纪念吧，我在73岁的耄耋之年，又重新拿起油画笔，完成了现在这幅《跨过鸭绿江》。不过，这次重画的主题有一点转移，从“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转而强调“战争与和平”，对战争灾难的控诉，对战争孤儿的同情。当年我见到了太多穿着单衣睡在路边的孤儿寡母和战士，中国人民志愿军为和平而战，为保家卫国去赴死，因此主题处理上多了一层人道的涵义。



跨过鸭绿江 200cm × 600cm 2003年



1950年侯一民（左一）在朝鲜前线。



三、 关于《刘少奇与安源矿工》和《毛主席与安源矿工》

这两幅画的酝酿都开始于1959年。前一幅是国家的任务，完成于1961年；后一幅是我自己要画的，“文革”前只完成了一部分准备。1975年，中国革命博物馆（现在改名为“中国国家博物馆”）又让我完成了它，并留在了那里，也算是对我因《刘》画在那里挨斗的一个补偿。

矿工题材是我平生所爱。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在大同、阜新等煤矿，与矿工就结下了深深的情谊，也画过几幅矿山题材的画。以后，又到京

西城子矿、江西安源矿、河北峰峰矿以及太行山区的几个小窑。对于矿工的爱影响了我一生的艺术追求，从他们身上懂得了艺术的真美。

为了再现安源大罢工的历史，我三去安源。我从史料、访问、烈士传记、矿山生活中去体验、求索，调动我所有对中国最底层人民受难与奋争了解的积累，使自己回到过去，并使笔下的人物活起来，活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我们不愿作奴隶，我们要做人”那个生死斗争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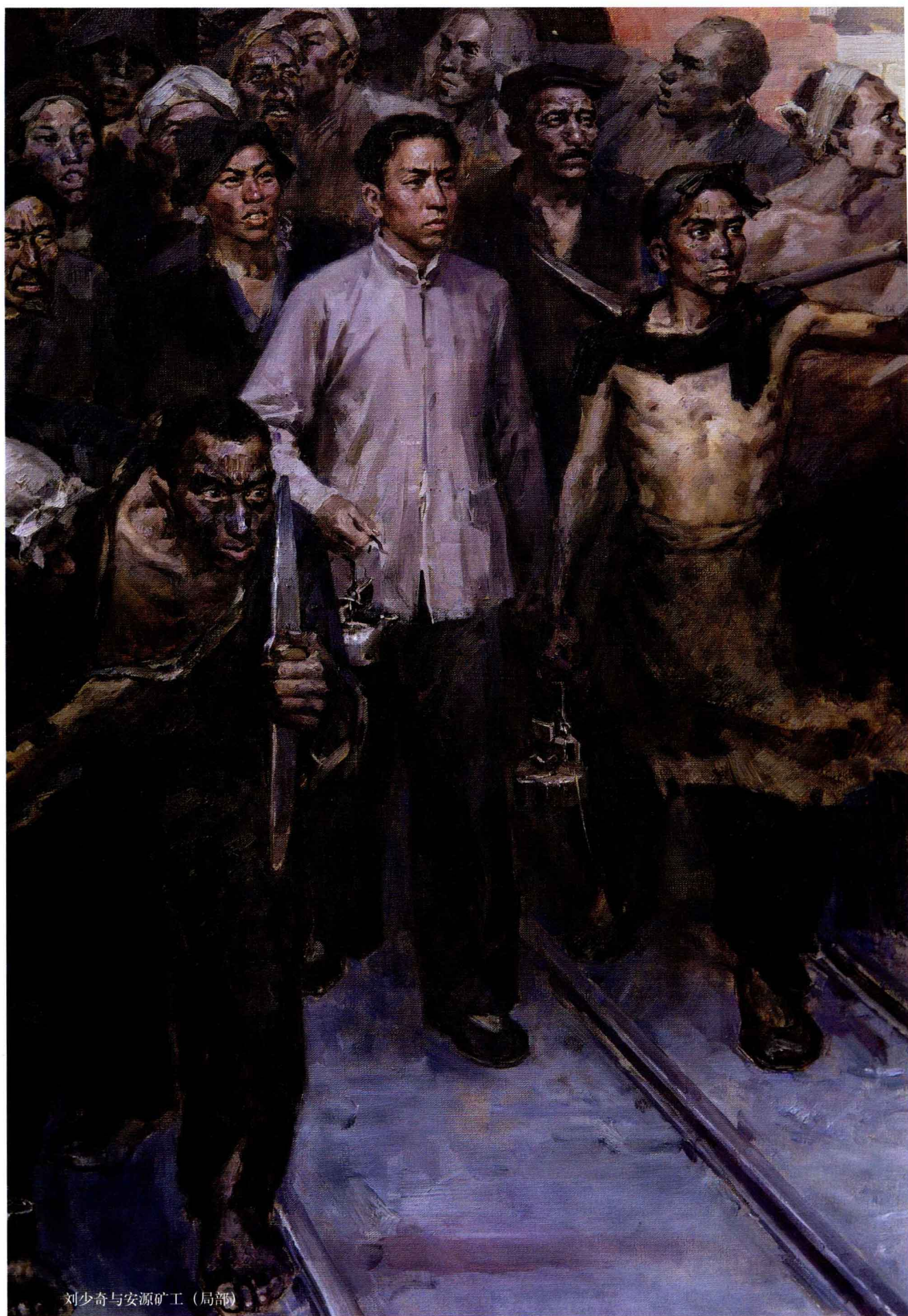
刘少奇与安源矿工 160cm×330cm 1961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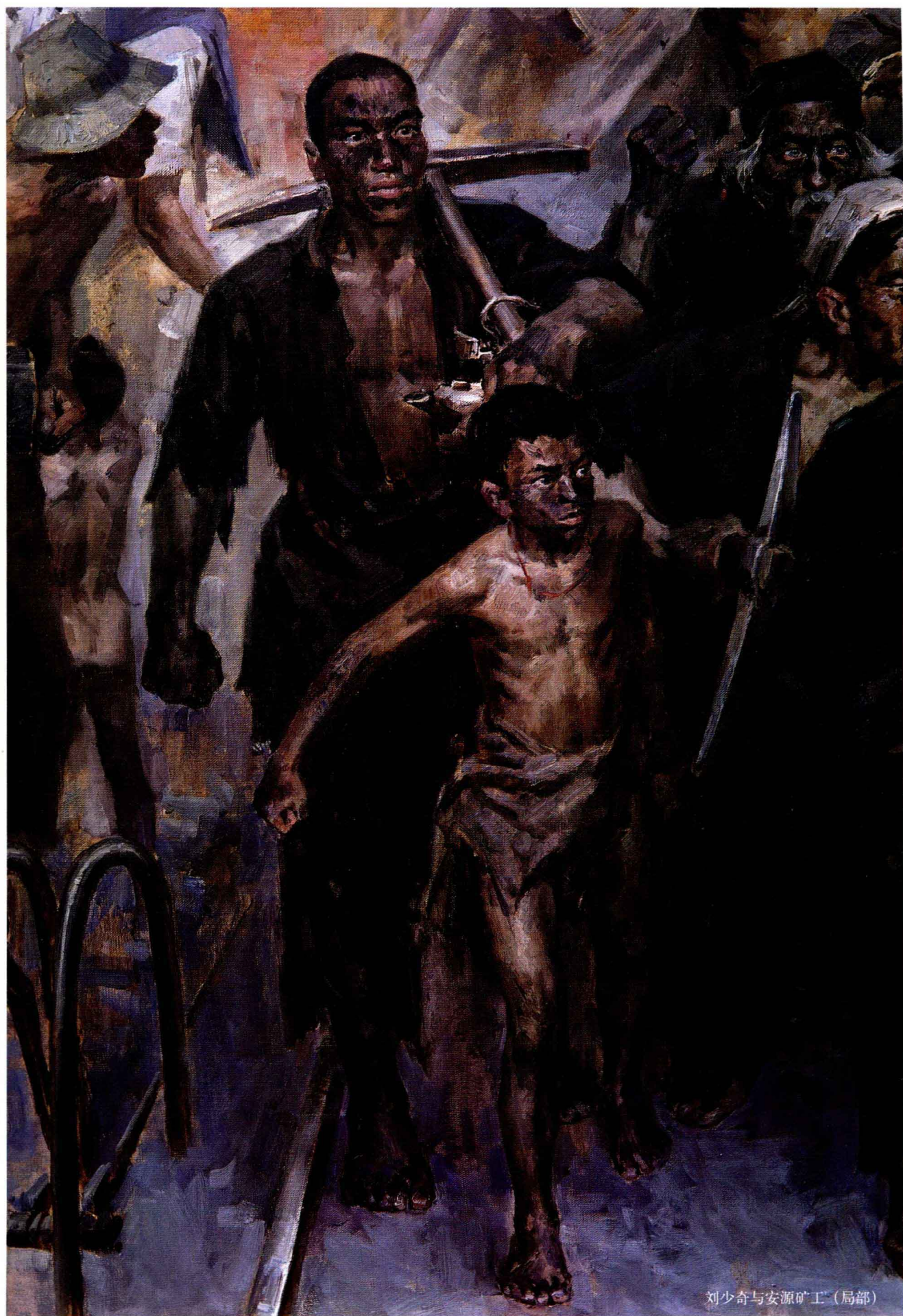
为了找到接近当年的生产环境，我到了几个小窑，那里多少还保留了一些原始的开采。我在腰里套了一根粗绳子下到百米深的井下。为了揣摩每个人物的典型特征，我画了大量的单人素描。当时只有一个男工作模特，我一边画一边揣摩不同人物的造型动态和内心情绪，直到觉得找到了“他”，并令我震动时才放到画面上去。

“文革”中因《刘少奇与安源矿工》一画，我成了全国批判的最大的“黑画家”，一天可以挨上几场斗，几乎命丧于斯。



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左三）与侯一民（左二）及夫人、油画家邓澍（左四）在《刘少奇与安源矿工》画前合影。





刘少奇与安源矿工(局部)



《毛主席与安源矿工》构思草图之一 1975年



《毛主席与安源矿工》构思草图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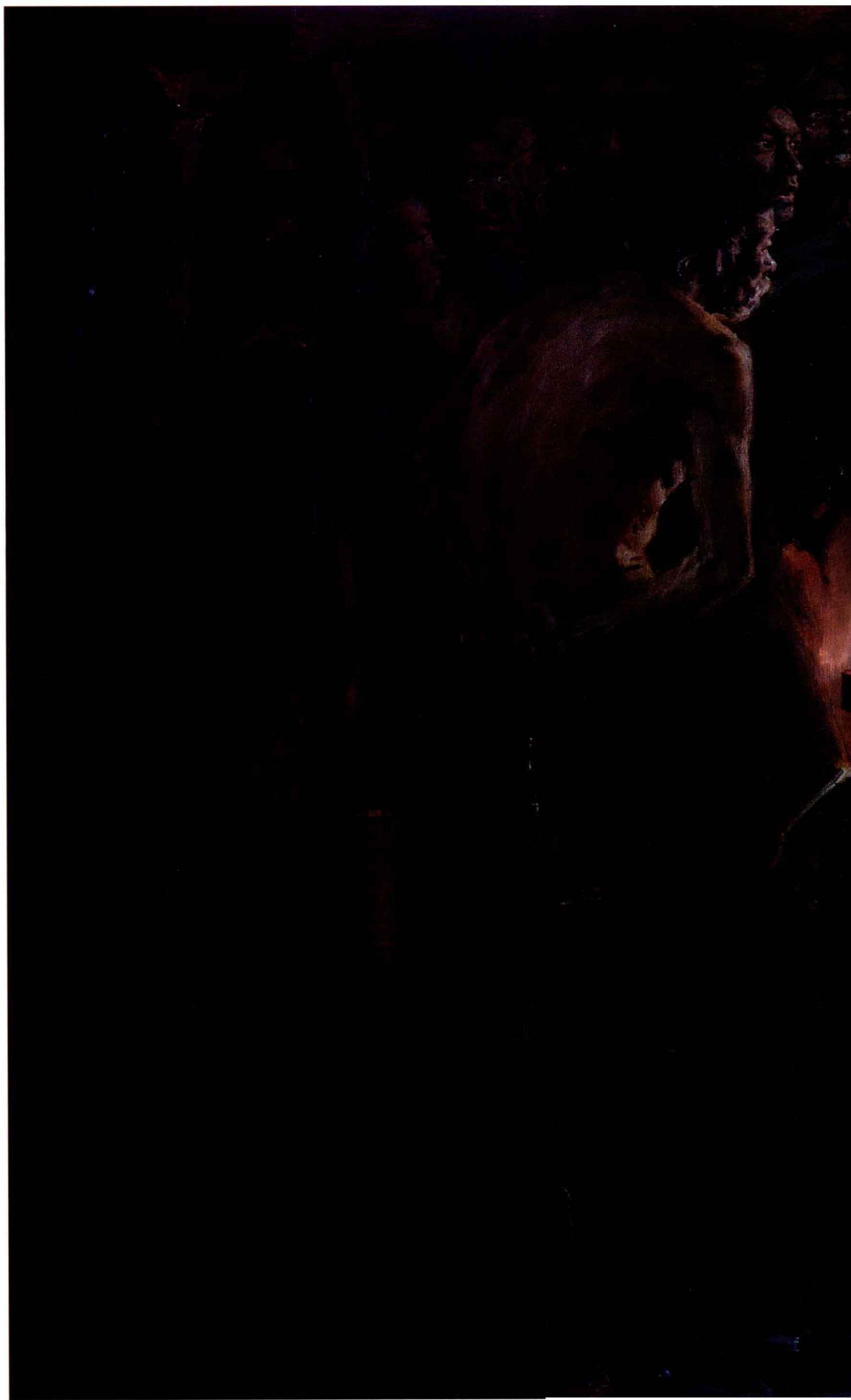


《毛主席与安源矿工》构思草图之三



《毛主席与安源矿工》毛主席形象设计 1975年

毛主席与安源矿工 1962-1976年







大同矿工 1962年